

岁月回首

麦收三部曲

□于宏才

接连几天,夜里刮起了南风,一夜之间古老的楝树上缀满细碎的银花,儿童们蹦跳着唱“楝花开,吃新麦”的歌谣,布谷鸟加阵子似的,公鸡唱着紧接着也唱道:“麦天咋过?麦天咋过?”老农们闻声,家家户户已经动手割收麦的家什……

一天中午,生产队队长丢下饭碗,小跑步来到楝树下,抡起铁锤,朝着挂在枝丫上的大钟暴风骤雨般敲打起来。“咣咣”的钟声,如战场上的冲锋号,全队百十号劳力听到后齐刷刷地来到会场上。赵队长扯开嗓子喊:“都看到了吧,一两天就动镰……杈把、扫帚、牛笼子、碾子、捞子、箩筐、车轱、车套、轱辘,细致致致拾掇拾掇,二三百亩小麦,一千一个多月……才娃是高中生,写标语!”忽然听到喊我的名字,接着又听到安全防火、战天斗地等口号……

三天以后,农家大公鸡鸣叫二遍时,楝树上的大钟,出征战鼓般响起来,人们披挂上阵,麦收战斗正式打响。

完成了队长交付的任务后,上午我也拿着镰刀来到地里。一眼望去,割麦主战场西坡地,从川底到岭脊上下约五百米长、左右约四百米宽的空间上,一层层,一垄垄麦子支支棱棱,方方正正地码在一起,沉甸甸、饱盈盈露出籽尖儿的麦

穗,昂首挨挤着、嘶响着,一阵风来,金浪滚滚,起伏涌动……百十号男男女女,紧挨队长左右,各把数垄小麦,弯腰挥镰奋力向前,短捷的“嚓嚓”声中,一垄垄麦子应声倒下,身后留下白亮亮的麦茬和地毯似的一铺铺麦子。这时候,他们相互之间已拉开了距离,麦田里显现出参差不齐的麦垄巷,前前后后到处有人在起一伏地晃动,好似海面上摇摆的树叶小舟,那向前、向前的阵势好似一幅千帆竞发的画卷……

跳进麦地,我急忙攥起几行小麦,结果到手的只有七八株,其余的都溜掉了,举起镰刀弯腰割起来,麦茬离地一尺多高。二次,三次,无数次,仍然别扭不顺手。手上起了个水泡,麦叶刺烂了手指头,脚脖子上被刀尖刮了个口子,抓把土搽了搽坚持再来,汗、灰、土搅和得猫脸似的……

那天上午快收工的时候,西边天空聚起堆堆蘑菇云。中午吃饭间,遥远的天边隐约传来沉闷的雷声。楝树上的铁钟又一次轰鸣,队长和其他几个队长部分片吆喝:“快,快去抢运麦子!”霎时,男女老少兵马齐动,小孩子和老年人或背或抱,中年妇女和八九岁的娃们打滴滴挑担子,壮汉用尖头扁担挑,旋风般来来去去,岭坡上蚂蚁搬家般拉了一条长线。我看用尖头扁担挑麦,前后两捆

儿与肩膀齐平,一步一忽闪坐轿一样,跑得很快。于是,我抓起打麦垛人的尖头扁担加入他们的行列,结果麦捆儿总是勒不紧,勉强挑起来,还没忽闪几下就走样子了,只好一手抓一捆儿,慢慢往前挪……当我回到场里时,跑得快的人已经挑五趟了。

麦收三部曲,割麦,运麦,打麦。上场人最多、最热闹的还是打麦。四个壮汉子,掂着两个齿的铁耙子,一起上到麦垛上各把一个方向往下耙麦子,耙子下去捞起一大堆,顺手摔撂到场里。等候的年轻男女手里握着桑杈一路小跑地把麦堆推到场中间,上了岁数的人把整捆儿麦子挑散开后,用杈竖架起来。推麦子的活儿适合我,年轻跑得快,两撇子麦垒在一起推,脸憋得通红,有意表现一下自己。人心齐,泰山移。一个钟头时间,一大场麦子摊得匀匀实实。早在场边等候的牛把子,牵过五对牛套上五套碾子,麦场上人声鼎沸变成轻缓的轱辘碾吱吱声。

“起场了——”队长高声喊,坐在场边树下凉快的人呼啦一下蹿起来,有的操起三个齿的桑杈挑着麦秸抖落着裹在里边的麦秆儿,妇女们拿出五个齿的金属杈拾麦秸,五十来岁的男子们熟练庄稼稼,拉起丈把子长的九齿耢耙杆儿,威风地一拉一拉咯出碎麦秸,十几个“泥猴

子”手掂推把登场,推起来麻利得赛车似的,轰隆隆一趟,轰隆隆一趟,片刻工夫,三大堆麦依次排在光亮亮的场地里,疲惫的人们脸上洋溢出胜利的微笑……

夏天的晚上,一轮明月悬挂在高空,细软柔和的亮光如银似水般洒在麦场上。微风习习,给劳累燥热的人们送来凉爽,村里几位行家里手,手握长把木锨,在麦堆旁一字排开,左腿上半部弯曲,右腿退一尺绷直,斜侧着身子抬头观一眼风向,铲起一锨糠麦,右手山顶,左手推中微拽,“呼啦——”一声扬起来,升起的刹那,麦糠随风吹出,麦粒弧线形被抛撒在三米高的上空,紧接着散成一片急骤落下来,越积越高,活脱脱一条鲜鱼卧在那里。他们挥舞着木锨,起承转合,进退有度,弯腰铲起来糠麦,顺手扬撒上天,哗啦啦一片金珠粒落下,上下翻飞如行云流水……

我三十五岁那年,谋了点差事住在城里。家乡情怀逼着我每年麦天回家看麦收。前几天,我再次来到昔日的西坡地,几十米宽的梯田里,依然麦浪滚滚,两台收割机穿梭驰骋。地头,已经有几家有人在往三轮车厢里装麦粒,还有几家人在等待。

阴郁的心敞亮了许多,我会心地笑了……

河洛诗苑

七律·黄河吟

□李福堂

大河滚滚向东方,胜景迷人美誉扬。
泽被千秋千代秀,德滋万岳万年芳。
天鹅对对银波戏,白鹭双双绿水苍。
亘古神州仙境地,迤迤九曲巨龙狂。

七律·观兴洛湖

□张荣欣

曲岸栏桥客似梭,垂丝柳线钓清波。
低头锦鲤水中戏,侧耳黄鹂树上歌。
李粉桃红献慷慨,青松柏翠绘祥和。
春潮不负东君送,引得骚人咏唱多。

七律·洛阳中州路

□樊长仁

漫步长街任意游,林荫大道眼帘收。
寻幽问古周公庙,购物消闲百货楼。
苍翠梧桐遮丽日,娇柔月季绽枝头。
车流滚滚新潮起,经济腾飞梦不休。

七律·咏白马寺

□刘昶

汉皇一梦见金身,白马驮经万里尘。
兴废千年香客众,古今四季磬音频。
神州佛策随时厚,刹寺钟声与日新。
教化生民向寰宇,迦蓝还看祖庭人。

七律·龙门吟

□滑鸿鹏

大禹力开伊水出,龙门自此五洲名。
良田万亩黎民惠,鬼斧千番真佛呈。
鱼跃龙腾成凤志,壮怀激烈涌清声。
今逢盛世居安泰,四海嘉宾共洛行。

虞美人·三张小照

□刘蕴之

那年西苑骑行远,留影黑白浅。昨日银燕向天涯,碧海蓝天彩照乐如花。
于今万里和谐号,微视频轻扫。且拍春色且量裁,似有一支心曲淌出来。

生活空间

老来伴

□韩灵艳

一个春日午后,我去看父母。刚到楼下,我就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了。

父亲和母亲面对面坐在休闲椅上,母亲惬意地晒暖,父亲戴着老花镜,左手稳稳地抓着拐棍,右手拿着针线仔细地缝补着拐棍的手柄套。温暖的阳光照着,把他们裹在一圈金色的光芒里。好浪漫的一瞬间!我迅速拿出手机,把这最美的画面定格下来。

母亲一看见我,就笑着夸父亲:“看你爸把拐棍的手柄套缝得多好啊!我以后拄拐棍就再也不用磨手了。”

是啊!父亲用一块棉布把拐棍的手柄包得严严实实,针脚细密均匀,这个活干得真好,我也啧啧称赞。

想想父亲这么多年照顾生病的母亲,真不容易!二十多年前,五十岁的母亲突发脑出血,做了开颅手术。手术后,她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。那时,我们姐弟还在上学,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了父亲的肩头。

母亲住院的那段日子,父亲没日没夜地守候在病床前。他给母亲喂药、喂水、喂饭,洗脸、翻身、按摩,他轻轻地呼唤着母亲的小名,一次次、一遍遍……他盼着母亲早日醒来。手术后的第三天,母亲终于醒了,但她连最简单的话也不会说了,甚至连儿子的名字都叫不出来。她想下地走路,腿一软就摔倒了。母亲急得哇哇大哭。望着无助又痛苦的母亲,父亲强装笑颜;在无人角落里,他却偷偷地哭红了眼睛。

母亲出院后,父亲下决心一定要让母亲重新说话,重新走路。他每天用架子车拉着母亲到十几里外的中医院打针,配合各种康复治疗。经过多年的治疗,母亲终于能说简单的话,也能自己下地慢慢走路了。后来,母亲还锻炼用左手干家务活,生活逐渐能够自理。

父亲年轻时,脾气特别不好。他只会干庄稼活,家务活既不会干,也不愿学。有时母亲太累了,嘟嘟囔囔地发牢骚,父亲就不想听,还和母亲大吵大闹。那些年,母亲不知受过多少气,流过多少泪。看着眼前体贴的父亲,我内心五味杂陈……

这时,母亲说她想起来走走,父亲慢慢地从椅子上把她扶起来,她拄着缝好手柄套的拐棍。他们说着、笑着、走着……

也许,这就是最踏实的幸福吧!



云飞扬

李志安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

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
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

选图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人物素描

“艾”嫂

□郭建龙

端午节少不了粽子,也少不了艾叶。每年端午节前,我都要千方百计去寻艾叶。

那天早上,我出门锻炼,来到洛浦公园入口,看到一个瘦瘦高高、脸色黧黑的中年男人,自行车上驮着一捆艾叶。我大喜,和他约定,15分钟后等我锻炼回来,买他的艾叶。我急急慌慌地快走完毕,14分钟后回到原处,卖艾叶的中年男人却不见了。

那天之后,我出差了几天。回洛后的第二天早上,我怀着急切的心情到了那个入口。哦,太好了!只见一个五十六岁的大嫂面前,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,车上放着一堆艾叶。我吸取上次的教训,还是先买下为好:“大嫂,我现在买两把艾叶,把钱付给你。等我锻炼回来,再来取走好不好?”“你放心去锻炼吧,我不走,也卖不完,等你回来了再买也不迟。”身材瘦弱、脸上皱纹如刻的大嫂宽厚地说:“我还是把钱付给你吧。”“真的不用。”“好吧,我锻炼半个小时就回来了啊。”“你放心去吧。”

我转身开始了晨走。晨光清雅,空气如洗,夏花灿烂,我抖擞精神进行晨练。掐着时间,我29分钟后回到原处,用眼角一扫,没看见那个大嫂,不禁心里一沉。

从出口走出公园,呃,发现在门外边,大嫂和她的车子就在那里。她移了

位置,可能是为了不影行人吧。

“大嫂,你还在这里呀,我还以为你走了呢!”

“既然说过了,哪能走呢?”大嫂平静地说:“刚才,我不让你付钱,就是想着你付了钱,才可以安心去活动。要是付了钱,你心里边就会惦记着这件事,玩不好。反正,只要有钱,你不买我的艾叶,还可以买别人的艾叶。”

“我本来准备只买两把,你这么好,我买5把。”我灵机一动,可以给附近几个亲戚朋友都买上。

“好啊,那我再送给你一把。”大嫂高兴地说。

我满怀敬意,问大嫂:“你是哪里人啊?”“我就在附近小区住,周末回宜阳老家山里面砍的野艾。”

闲聊两句,又来了顾客。拎着6把艾叶,我扭头离开。

走了几十步,我心里却平静不下来。“喂,人家多不容易,从山里边弄的艾叶,自己何必多拿一把,占这点儿小便宜呢?不行,还是回去把艾叶还给人家。”

我扭头返回,来到大嫂面前,装作为难地说:“大嫂,只有5家,一家一把,多这一把,没地方放啊。”“哦,那你就放在这儿吧。”大嫂看着我,脸上露出了不解的神色。

我想,这位“艾”嫂,勤劳,纯朴,诚信,还真可爱。

若有所思

学做菜

□郭德诚

常言说“民以食为天”。一天三餐,吃什么菜,怎么做,是煎、炸还是烹、调,这食里面各有各的道。我做菜,常用两种食材:一是排骨,二是土豆。

排骨,肉鲜美,可以做成糖醋排骨、红烧排骨、清炖排骨等。排骨上的肉,贴着骨骼,鲜嫩,紧实,介于瘦、肥之间,不论是炖、煮、蒸、烤、炸,味道、口感都很好,让人欲罢不能。

偏妻子不喜欢,说人吃的少,狗吃的多,不划算。排骨,为什么味道鲜美?是因为肉贴着骨头长,所以才含有较多的骨胶原、磷酸钙等成分,于是才有了浓郁的口感和较高的营养价值。又因为肉贴着骨头,活动量相对较小,才柔嫩,脂肪分布均匀,肥瘦适中,多汁而美味。“骨”之不存,“肉”将焉附?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

另外,做排骨简单易行,烹饪方法多样,老少咸宜,很少失手。你只要端上来,即使得不到赞扬,不大会儿,那骨头,也很快就噼啪啪地进了垃圾袋。

土豆,则是煮、炖、烧、炒、烤咋着都行。做主菜,酒后一盘醋熘土豆丝,酸甜适中,色泽诱人,爽口过瘾。席上小孩儿多,上盘拔丝土豆,银丝挂在鼻子上,笑声立马就填满了整个屋子。做辅菜,土豆炖排骨,那是绝配。土豆的软糯,衬出肉的劲道,使口感富有层次。土豆烧牛肉,土豆的含蓄,烘托了

牛肉的醇厚,又是一道名菜。

土豆,虚怀若谷,能上能下,唱主角时,一力承担;做配角时,全力配合,是菜中的君子。它还有一个特点——皮实,不像其他蔬菜,熬不得逆境,撑不了多时就蔫了、烂了。它圆头圆脑堆到那儿,慢慢沉淀,细细思考,时刻准备着。它明白生活是一趟长跑,别老想着高光时刻,平平淡淡才是真。

我喜欢土豆,就是因为它的“没脾气”,我想起它来,它在那儿;你想不起来,它就默默地趴着,十分靠得住。事情忙,没空去买菜,它便拾遗补阙顶上;有招待,是主是辅,你随意指派。

我做的这几样菜,说不上好,吃过的人,都说还行。其实,这不在于做,而在于取舍和搭配。排骨,以骨而立,特点显著,你既要味儿,就得舍掉骨,承担分量的损失;既选定了主角,配角就得像土豆那样,甘于平淡,能上能下,随遇而安,既不夺人之美,还要锦上添花。只有这样,才能形成天作之合。

孔子曾云“食不厌精”。可见做菜,是没有尽头的,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,非常磨炼人。老子则说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。看来,道理也都是相通的。由此我想,想有自己的招牌菜,那就得像选排骨那样,懂得取舍;像土豆那样,甘于平淡,才能在不断修炼的路上越走越远。